

家乡的树

文/ 谌德斌



听老辈人讲,家乡有着几百年的村史,青砖碧瓦,良田环绕,绿树成荫,无树不成村嘛。

家乡的树,它们或一棵独立,把蓝天揽在怀里;或几棵相互依偎,撑起一片绿荫;或十几棵、几十棵簇拥在一起,蔚成遮天蔽日的绿色云彩,或整齐地排列在村道两旁,搭起一条沁人的时光隧道。

家乡的树,扎根大地,直指天空,有着深厚的根基,高远的精神追求。它们曾被春风吹拂过,被秋霜染红过,被白雪覆盖过,有着丰富的经历和内涵。

曾经的记忆中,当年村庄东边有一块好宽的场地,人们都称这块场地为桐子背上,也许是这里油桐树多的缘故吧。其实桐子背上不仅油桐树多,这里还矗立着好几棵古樟树,古樟树枝繁叶茂,四季常青,浓荫蔽日。盛夏时节,酷热炎炎,古樟树成了村民休闲避暑的好场所,孩子们玩耍的极乐园,鸟雀聚会的美天堂。遇上大风天气,树上会掉下许多枯枝,飘下纷纷落叶。这时的我总能在树下拾到许多枯枝,这些枯枝成了母亲做饭用的好柴火。

金秋时节,古樟树会落下好多樟籽来。大人们说,何不去拾些樟籽,卖到收购部换些钱,可买学习用品和零食呢,说得我心动起来,一有空便会邀几个小伙伴去樟树下拾樟籽……几天下来,积少成多,我将拾到的樟籽堆放在家中一角放上一段时间,再将樟籽洗净、晒干。当圩日,让父亲带去卖到供销社收购部。父亲说的话总要兑现,一时高兴,会买些零食或学习用品奖励我,让我高兴得手舞足蹈。那时的我,小小年纪就学会了勤工俭学。

后来,生产队为了增加经济收入,将这几棵古樟树先后卖给了熬樟脑油的广东客商。一棵棵古樟在我们的眼前轰然倒地,锋利的斧头、锯片,将古樟树粗大的枝干一一肢解……那个年代,人们对古樟树没有保护意识,任意砍伐。古樟树那古朴参天的印象只能在模糊的记忆中去追寻。

桐子背上的那片油桐树林,每逢到了惠风和畅的暮春,总会呈现出热烈奔放、桐花竞开的壮观场景来。油桐花开,花白如雪,落英缤纷,红白相间,多彩了大地,多彩了日子……仿佛仙女撒下的花朵,铺满一地的斑斓,让人眼前明亮,充满无尽的遐思。“南风不识春潮去,染遍桐花送雪来。”这蓬勃成片的油桐树,开出的纤白如雪、沸沸扬扬的油桐花,是暮春时节最美丽的风景!

油桐树是大戟科桐属落叶小乔木,高4至10米,是特有的木油料树种之一。因桐籽可以榨油,那时的油桐树是生产队不可或缺的经济来源。一到深秋,油桐果成熟之时,我们也会提着竹篮出没穿行在这片油桐树林,捡拾队里收获过后遗落在树底下的油桐果。将这些捡拾到的油桐果放在家中堆放一段时间,剥出的籽粒也可以卖到收购部去,父母再垫些钱,说不定还能

给你添置新的衣帽鞋袜回来。

虽然整个过程是漫长的,秋天的收获要在很长一段时间来兑现,只有等到油桐表皮腐烂之后,一家人会坐在冬日的暖阳中,剥去油桐外壳,将桐籽剥出晒干后才能变成心里想要的东西。这是一种充满期盼、纯真无邪的殷殷等待。

依稀记得,盛夏时节的大热天中午,队里的耕牛会集中拴到那片油桐下,我和几个爱搞恶作剧的孩子会蹭蹭地爬上那高高的油桐树,光着屁股朝下屙起尿来。看到树下的耕牛吓得惊恐不安的样子,躲在树上的我还会偷着乐起来。小时候调皮捣蛋的事没少干过,而且发挥得淋漓尽致。

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,有条沙石公路从我们家门口旁边穿过,离我们家门口不远处,可望见一棵柿子树矗立在公路旁边。这棵柿子树的树龄蛮显老,却是枝繁叶茂,翠绿葱茏。这棵柿子树是村里老人早阿婆家的。早阿婆膝下无儿无女,邻居将一个儿子过继给了她,唤她叫干娘。到了柿子成熟时节,黄澄澄的柿子挂满枝头,甚是醒目耀眼。早阿婆的干儿子会像猴子一样爬上柿子树,帮她夹柿子。干儿子系一只竹篮在腰上,在竹竿一头扎一个勾,将柿子一个一个夹进竹篮,然后再吊下来……早阿婆会将这些柿子放进米糠中,经过几天的催熟脱涩,红彤彤亮的柿子很是诱人。早阿婆会送些柿子给邻居品尝,也会卖些给村里人,换些零钱贴补家用。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,这甜津津的红柿子,也算是儿时舌尖上的一种美食,食在口中,甜在心里。

后来,这条公路改造加宽,因让位于修路,这棵柿子树也给砍掉了。

苦楝树以前也是村里常见的一种树,也能长十几米高,它枝叶间距稀疏,秋天里就结一种果,指头尖儿那么大。果把儿很老,一兜一兜地在风中摇曳,一直到腊月天还不曾脱落。

如今,苦楝树在村里已无立足之地。但在我耕作的地头仍生长着一棵苦楝树。妻子几次说要砍掉它,说它的根同庄稼抢夺肥料,枝叶会挡着庄稼吸收阳光雨露。我极力劝说道,它既然长成了一棵大树,就让它多长几年再砍也不迟,再说,楝树木材打置桌椅板凳,还是蛮好的。

每次去地里干活,走近这棵苦楝树,我都要立住脚步注视它几眼,似乎觉得它浓绿色的叶片,像剪纸那么美,那么雅致。每逢春天,它那一树的花香虽不极桃花、李花那么浓烈,但它依然可给人间带来春的气息。尤其是到了深秋,那一嘟噜一嘟噜倒挂着的苦楝籽,由翡翠变成金黄,犹如“金豆子”挂满枝头,好似一团团、一簇簇的玉珠悬于枝头,同样招人喜爱。

苦楝树那一身的苦,却全都是为了孕育终身不屈的品质。正因为苦,它才不屈服于自然界的风霜雨雪,不停地向上进取,直至长成我们所需要的材质。苦楝树虽没有樟树那么高大伟岸,但仍有其生存的价值所在。

苦槠树是家乡山里头生长着的一种常绿乔木。这种树树冠浓密呈圆球形,观赏价值很高,可用于园林绿化。苦槠树叶为革质,兼有防风避火作用,鲜叶可耐425℃的着火温度,是很好的防火树种之一。苦槠果实的外壳和板栗相似,种仁富含淀粉,浸水脱涩后可制成苦槠粉,进一步加工可制成苦槠豆腐、苦槠粉丝、苦槠粉皮、苦槠糕。

苦槠树木材呈浅黄色或黄白色,结构致密,纹理直且富有弹性,耐湿抗腐,是制作家具、农具及其它器材的上等用材。苦槠树的枝丫也是优良的食用菌培养基。

秋末冬初,成熟了的苦槠籽会掉落在地面上,村里人纷纷到山里面捡拾苦槠籽,然后将这些苦槠籽晾晒、去壳,经过浸泡、磨碎、熬制等一系列加工工序,就可制成美味飘香的绿色食品——苦槠豆腐。村里人好有生

意头脑,知道城里人喜欢这绿色食品,就大清早骑着三轮电动车拉去高安城里卖。这苦槠豆腐供不应求,成了城里人餐桌上的一道美食。

刚分田到户那几年,人们为了告别肩挑背扛的劳作方式,许多人家开始打造大板车。大板车架在两个轴轮上,让牛拉着板车,人在中间扶着车轱跟着走,比以前干活轻松多了。村里干部同意村民们可以上山砍伐一棵苦槠树,锯成若干木料,请木工打制出大板车。这大板车倒也结实耐用,人们干起农活来,既提高了劳动效率,又比以前轻松多了,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。

后来,有人专门打造铁制大板车,苦槠树打造的大板车逐步被取代。这几年村里人的运载工具变成了三轮电动车或三轮摩托车,村里人的运载工具与时俱进。

贵华是我们一个队的人,记得在他家老宅门前有棵枣树,海碗粗的树干,枝丫伸过了院墙,显得高大威严。这棵枣树开花较晚,显得很沉稳,到了晚春时节,其它树都枝繁叶茂了,它才不紧不慢地吐出嫩叶,带着淡黄色的花蕾展露出芳华。枣花仿佛不甘落后,迫不及待地 and 叶子比赛着,没等叶子长大,枣花已经登场了。一树小小的枣花,引来一树“嗡嗡嗡嗡”的蜜蜂前来采花酿蜜。

每当枣子成熟之时,那一树缀满枝头的枣子,绿莹莹的像葡萄,红红的像玛瑙,你挤我碰,炫目亮眼,让孩子们眼馋。村里有几个野孩子会趁大人们午休时,“偷袭”这棵枣树,他们或爬树摘食,或扔石头将枣子击落,贵华娘见状会破口大骂起来。贵华娘索性中午不午休,她手摇蒲扇,坐在门前的石墩子上,看守着这一树的枣子。贵华娘其实是刀子嘴豆腐心,要是小孩爬树不小心掉下来,摔伤了身体,难免会生出是非祸端来。

枣子成熟了,总归是要让人分享品尝的。这时,贵华娘会让他选择一个中午,手持竹竿击打枣树上的枣子,那枣子如雨点一样,撒落一地。闻讯而来的大人、小孩,齐聚树下,那争相捡拾枣子的热闹场景,至今仍让我记忆犹新!

时光流逝,岁月变迁。家乡的树因了村里人建房或是村里修水泥路,已被砍伐殆尽,那些树的样子在脑海中变得愈来愈模糊。

一棵棵树,一个个人,在我们的眼前消失,都是关乎生命的逝去,都值得我们在心里留下一份念想。毕竟那些人,那些树,曾经给我的童年带来了欢乐的时光,无穷的乐趣,温馨的记忆……我心里依然怀念着家乡的那些树和人!

